

江西吉水方言強調即時性的「來」及相關問題

李桂蘭 [Guilan Li]

北京語言大學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文章基於吉水方言「來」的功能和句法分佈，結合周邊方言中兩種功能類型的「來」，討論吉水等方言中與即行體相關的強調標記的特點、性質和來源及其類型學意義等問題。強調即時性的「來」在吉水方言中強制與句末即行體助詞共現，可置於謂語VP或句末助詞「來哩」前，但在周邊方言中有諸多句法功能變異。文章在描寫和比較方言現象的基礎上，主張語用標記「來」源於表示意願的連謂結構「來VP」的語法化和重新分析，強調即時性的「來」與完成體助詞同現甚至自主表達即行體範疇，是功能擴展的結果，與普通話中的「了」和世界語言中相同來源的即行體有區別，具有一定的語言類型學意義。

關鍵字：語用標記「來」，即行體，即時性，意願

1. 引言

與完成體成鏡像關係，即行體(proximative/prospective)（也有學者稱之為「展望體、將實現體、將行體、（最）近將來時」等）表示受已有動作或狀態的影響，與之相關的某情狀(situation)隨即發生，它關注該情狀發生前的狀態，其基本語義特徵是情狀發生的即時性(imminence)，但不關注情狀變化的可能性，也不具有時間指示性，其參照時間可以是過去和非過去時間，區別於將來時或認識情態等範疇(Bybee et al. 1991: 31–33, 1994: 245, 272; Heine 1994; Kuteva 1998; Romaine 1999; Heine & Miyashita 2008)。現有材料和研究表明，即行體有多種語義（結構）來源，其中，意願和位移動詞、完結體等是跨語言反復可見的詞義或結構源頭。

和普通話中表示情狀即將發生或實現的即行體助詞「了」限於特定語境（陳前瑞2005；陳前瑞、王繼紅2012）不同，漢語方言尤其是

使用句末助詞「去（哩/矣）、來哩（/矣/了）」等形式的客、贛方言和湖南西部西南官話具有典型的即行體範疇，無語境或動詞語義限制（李桂蘭、吳福祥2022；李桂蘭2023）。其中，很多客、贛方言可使用「來」增強情狀變化的即時性，如江西寧都客家話「（天）來落雨去快下雨了。|牆（就）來倒去牆快倒了。」（黃小平 2016b）。以往研究未深入觀察「來」的功能、句法表現和來源等相關問題，本文擬基於筆者母語吉水（醴橋）方言「來」的功能，結合吉水周邊方言及粵方言中「來」的用法，細緻考察「來」的功能和特點，思考「來」的性質、來源及其與即行體範疇的關聯，以及「來」的功能擴展等問題。¹

2. 吉水方言「來」強化即行體的功能和特點

吉水方言中，「來[lai³¹」不但有位移動詞（如「我來學堂裡尋你_{我來學校找你。}」）和趨向補語（如「我恰恰搬得_{補語標記}來_{我剛搬來。}」）等功能，還能與即行體助詞「來哩」共現，且強制與「來哩」同現，這種功能不見於普通話或官話方言。本節將觀察這種功能的「來」的性質和特點。

2.1 「來」的性質

「來」是一個強調情狀發生即時性(imminence)的語法成分，它強制與即行體助詞「來哩」共現，從「來」可位於VP或句末助詞「來哩」前的句法位置看，「來」不是時間副詞或助動詞，而是突顯、強調即時性的語用標記。

與普通話不同，普通話除通報、應答、告別等特定語境（謂詞限於位移動詞）中的句末助詞「了」可表達情狀即將發生或實現（陳前瑞2005；陳前瑞、王繼紅2012）外，常用「（快）要VP了」表達相應語義，其中「要」和「了」同時表達即行體範疇，副詞「快」具有增強或突顯情狀發生的即時性的作用。而吉水方言使用僅有即行體而無

1. 本文例句用底線表示同音或音近字，用「-33」等標注變調（包括連讀變調和高降變調）後的調值，「↗」表示高升調，句首用「*」表示句子不合語法，「？」表示句子可接受度不高，「（）」表示內容可省略，「/X/」等表示韻律組塊。表格中使用「+、±」表示存在、有條件地存在某種現象。此外，未標注語料來源的例句均來自筆者對母語者的調查，文章不再隨文說明。

完成體功能的「VP來哩」表示某情狀即將發生或實現（如(1)），其謂語無可控度或自主性要求，除較少與[+靜態性]特徵的謂詞共現而強制與具有[+動態性]特徵的謂語搭配外，其謂語受到較少句法或語義限制，可以是動作動詞（短語）（如「吃飯」）、動作或狀態達成的動詞（短語）（如「到、吃飽」）、性質形容詞（短語）或具有[+推移性]的名詞成分（如「三點鐘」）。因而異於吉水方言中完成體助詞「去哩」要求其謂語結構複雜且具有[+有界性]特徵（李桂蘭2023）。例如：

- (1) 渠死來哩_{他快死了}。|落雨來哩_{快要下雨了}。|吃飯來哩_{快吃飯了}。|川川吃飽來哩_{川川快吃飽了}。|飯（蠻）熟來哩_{飯快熟了}。|三點鐘來哩_{快三點了}。

與普通話使用副詞「快、就」強調或突顯情狀發生的即時性不同，吉水方言更常在「來哩」句中使用強調標記「來」，以此提醒或催促聽話人緊急採取某種行為。「來」不是時間副詞或助動詞，因為大體說來，「來」既可出現在VP前，又能位於句末助詞「來哩」前，還可以分別用於謂詞和「來哩」前，構成「來VP來哩」、「VP來來哩」和「來VP來來哩」形式。請看例句：

- (2) 渠來死來哩_{他就快死了}。|來落雨來哩_{就快下雨了}。|來吃飯來哩_{就快吃飯了}。|川川來吃飽來哩_{川川就快吃飽了}。|飯來熟來哩_{飯就快熟了}。|*來三點鐘來哩_{就快三點了}。
- (3) 渠死來來哩_{他就快死了}。|落雨來來哩_{就快下雨了}。|吃飯來來哩_{就快吃飯了}。|川川吃飽來來哩_{川川就快吃飽了}。|飯熟來來哩_{飯就快熟了}。|三點鐘來來哩_{就快三點了}。
- (4) 渠來死來來哩_{他就快死了}。|來落雨來來哩_{就快下雨了}。|來吃飯來來哩_{就快吃飯了}。|川川來吃飽來來哩_{川川就快吃飽了}。|飯來熟來來哩_{飯就快熟了}。|*來三點鐘來來哩_{就快三點了}。

以上三組例句，(2-3)組分別在謂語和句末助詞「來哩」前使用「來」以強調情狀即將發生，(4)組各例句的謂語和「來哩」前均有「來」，這些句子均可譯為「就快.....了」。(2-3)組在語義上無明顯區別，不過，二者的句法結構和轄域不盡相同。句法結構和搭配上，「來哩」前「來」的使用更自由，謂語前的「來」則受到一定的句法制約，如較少用於體詞性謂語前，較少或不能用於狀中結構或含補語標記「得」的述補結構前，詳見2.3節。此外，謂語前的「來」通常可受語氣副詞（如「橫直反正」）和時間副詞「就」修飾，而「來哩」前

的「來」不能。語義轄域上，謂語前「來」的轄域通常是其後的主要謂詞（/語義核心），此時，只有主要謂詞可帶重音；而句末助詞前「來」的轄域則是其前整個謂語結構，此時，其前謂語可以且常帶重音。此外，(4)組是在(2)或(3)組的基礎上再用「來」突顯即時性的，說話人用此形式宣稱（強調）情狀隨即發生以提示甚至催促聽話人趕緊採取行動，其後可出現具有明顯催促性的小句（如「快快快，快走。」），因此(4)組具有更強的語力。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不論「來」位於VP前面抑或其後，均無法自主表達或強調情狀即將發生。也就是說，吉水方言中不存在「來VP」、「VP來」、「來VP來」結構表達即行體或強調即時性，如上述各例不能替換成以下句子：

(5) *渠來死。|*來落雨。|*川川來吃飽。|*飯來熟。|*來三點鐘。

(6) *渠死來。|*落雨來。|*川川吃飽來，²川川快吃飽了。|*飯熟來。|*三點鐘來。

(7) *渠來死來。|*來落雨來。|*川川來吃飽來。|*飯來熟來。|*來三點鐘來。

最後，特別要說明的是，吉水方言中，強調即時性的「來」只能與即行體助詞「來哩」共現，而不能與完成體助詞「去哩」同現，這從側面驗證了普通話「快（要）……了」結構中「了」的性質和方言相關結構中句末助詞的屬性，另一方面，也更能說明吉水方言中「來」的性質。例如：

(8) *渠來死（來）去哩。|*來落雨（來）去哩。|*川川來吃飽（來）去哩。|*飯來熟（來）去哩。|*來三點鐘（來）去哩。

2.2 「來」的句法位置

如上文所示，「來」不但可位於結構簡單的謂語前，也能置於句末即行體助詞「來哩」前面，二者通常可以互相替換。不過，當謂語為結構複雜的成分時，即，狀中短語、情態動詞結構和組合式述補結構，強化即時性的「來」通常不能用於整個複雜結構式之前，而多位於句末助詞「來哩」或謂詞（指主要謂詞或充當補語的謂詞）前。因此，總體看來，「來」更傾向於緊貼主要謂詞或「來哩」，尤其是後

2. 吉水方言中，「來」具有祈使語氣助詞功能，構成「VC來」結構，如「川川吃飽來川川，你吃飽。」。

者。這大概是由於說話者用「來」強調或突顯情狀變化的即時性，故而「來」緊附表達情狀變化的謂詞或表示即時性的即行體助詞「來哩」。下面分別觀察。

首先，當謂詞（短語）受到結構和形式簡單的狀語修飾時，包括時間副詞（如「就」）、範圍副詞（如「一下_都」）和語氣副詞（如「真個_{確實}、橫直_{反正}」）等的修飾時，除程度狀語「蠻、真（[tin³³]）個_很」外（如(9)），「來」通常用於謂詞前（如(10a)），而較少置於狀中結構前面（如(10b)）。

- (9) 麻李來蠻（/真個）軟來哩，就來吃得來哩。_{李子馬上就挺軟了，就快能吃了。}|水來蠻（/真個）滾來哩，快打得洗腳。_{水就快燙了，快打來洗腳。}|（收拾很久了）灶前來蠻（/真個）乾淨來哩。_{廚房很快就能很乾淨了。}
- (10) a. 黑隆陡暗哩，就來落雨（來）來哩。_{天黑漆漆的，就快下雨了。}|我儂一下來走（來）來哩。_{我們都快走了。}||渠真個（/橫直）來病殺（來）來哩。_{他真地（/反正）快病死了。}||*麻李蠻來軟來哩，就來吃得來哩。
- b. *黑隆陡暗哩，來就落雨來哩。|*我儂來一下走來哩。|*渠來真個（/橫直）病殺來哩。

其次，當謂語由情態動詞短語充當時，句子多關涉動力情態和道義情態，「來」一般只能位於「來哩」前，如(11a)，而不能置於情態動詞或核心動詞前面，這意味著「來」強調某種能力或必要性變化的即時性，其轄域為整個情態動詞結構，而非情態動詞或主要動詞，分別如(11b)。

- (11) a. 凱凱會鑽沕嘴來來哩。_{凱凱快會潛水了。}|花生可以扯（得_{可能補語}）來來哩。_{花生快能拔了。}|來割禾來哩，不著糴穀吃來來哩。_{快收割稻子了，馬上就不用買米吃了。}
- b. *凱凱來會（來）鑽沕嘴來哩。|*花生來可以（來）扯（得）來哩。|*來割禾來哩，來不著（來）糴穀吃來哩。

與上高、樟樹、崇仁等方言（見第3節）不同，吉水方言的即行體助詞「來哩」一般不與認識情態動詞「會」共現，但可以和情態動詞「要」或者語氣副詞「總是_{肯定}、□□（[t^he⁻³³ poi¹⁰]）也許」等同現，此時「來」可前置於「來哩」或主要謂詞以強調即時性，分別如「凱凱要來長（來）來哩，要多吃□（[fa⁻³³]）哩。_{凱凱就快發育了，要多吃點。}|客總是（/□□（[t^he⁻³³ poi¹⁰]））來到（來）來哩，快去接。_{客人一定（/可能）快到了，}

趕緊去迎接。|渠去裡借傘，總是（/□□（[tʰe⁻³³ poi¹⁰]））（來）落雨來哩他在借傘，一定（/可能）是快下雨了。」，但「來」同樣不能出現在情態動詞、語氣副詞前面，如「*客來要（/總是/□□（[tʰe⁻³³ poi¹⁰]））到來哩，快去接一下。」。

最後，當小句謂語由組合式述補結構充當時，除可以用於結果、程度補語或可能補語結構「V（不）得」前外，「來」通常只能位於「來哩」前面，不能前置於整個述補結構。這是因為組合式結果、程度補語的結構簡單且是語義核心，可帶重音，而可能補語「V（不）得」的結構簡單且融合度比較高，且重音可落在動詞上，符合強調標記「來」的轄域和使用特點。下面分別觀察不同語義類型的組合式述補結構³做謂語的情況。

第一，陳述某動作即將導致某結果產生並強調該結果的補語結構中，強調即時性的「來」可位於句末助詞「來哩」（如(12a)）或結果補語（如(12b)）前，較少出現在整個述補結構前面（如(12c)）。此時，結果補語常由結構簡單的謂詞成分充當，其中，形容詞常帶准實現體助詞「嘸」（如「爛嘸」）。例如：

- (12) a. □（[ka⁻⁵¹]）把傘用得爛嘸來來哩。_{那把傘快用壞了。}|米搥得熟嘸來來哩。_{米快被抓熟了。}|渠昨日冷得哭來來哩。_{他昨天快冷哭了。}
 b. □（[ka⁻⁵¹]）把傘用得來爛嘸來哩。|米搥得來熟（嘸）來哩。|渠昨日冷得來哭來哩。
 c. □（[ka⁻⁵¹]）把傘來用得爛嘸來哩。|*米來搥得熟（嘸）來哩。|*渠昨日來冷得哭來哩。

當補語為「要命、要死、死嘸_{死掉}、癲嘸_{瘋掉}」等時，可以表示性質、狀態所達到的程度，也即，一定程度上可視為程度補語。⁴此時，強調高程度達成即時性的「來」可位於「死、癲」和「來哩」前（如

3. 關於組合式述補結構的分類，我們傾向於贊成趙長才(2000:92)等的觀點，從語義上將含「得」的述補結構分為結果、狀態、程度、趨向和可能補語等五類。實際上，這五類補語不屬於同一層次。其中，結果類補語和可能補語可歸為相同層次，分別用於已然和未然語境。而結果、狀態、程度、趨向補語等四類均可歸於「結果類補語」（略別於趙文將趨向補語歸為預期結果補語（即傳統的「結果補語」）的次類）。

4. 吉水方言中，「V得（+O）來死」也有程度補語的用法，強調動作發生的強度特別大或程度極深。此時，述補結構後通常不用「來哩」，且「來死」可重讀。

(13a))，但不能置於「要命」或整個述補結構前面（如(13b)）。例如：

- (13) a. 哎呀，我累得要命來來哩，等我坐一下。天哪，我快累死了，讓我坐會兒。|我罵嚟渠一餐，渠氣得（來）癲。嚟來來哩。我罵了他一頓，他快氣瘋了。|凱凱壯得要（來）死（/死嚟）來來哩，你還儘把得渠吃。凱凱快胖死了，你還一直給他吃。
- b. *哎呀，我來累得（*來）要命來哩，等我坐一下。|*我罵嚟渠一餐，渠來氣得癲嚟來哩。|*凱凱來壯得要死（/死嚟）來哩，你還儘把得渠吃。

第二，描寫某動作即將引起某狀態產生或實現並側重該狀態特點的補語結構中，強調即時性的「來」通常只能位於「來哩」前或補語的主要謂詞前（如(14a)），較少用在狀態補語或整個述補結構前（如(14b)）。此時，狀態補語可以是受副詞修飾的形容詞短語（如「蠻好」）或結構比較複雜的小句。例如：

- (14) a. 渠個字寫得稍好來來哩。他的字快寫得很好了。|今日累得我（來）死嚟來來哩。今天我累得快死了。|昨日個雨漕得我儂一下（來）濕嚟來來哩。昨天的雨快把我們淋透了。
- b. 渠個字來寫得稍好來哩。|*今日來累得（來）我死嚟來哩。|*昨日個雨來漕得（來）我儂一下濕嚟來哩。

第三，表示某動作導致主客體位移趨向的述補結構中，強調即時性的「來」通常也多位於「來哩」（如(15a)）前，不能用在趨向補語前面（如(15b)）。此時，趨向補語可以由「來、去」或複合趨向動詞充當。例如：

- (15) a. 我昨日爭口（[fa⁻³³]）哩就拿得去（吉水）來來哩。我昨天差點兒就拿去（吉水）了。|渠（就）掇得出來來來哩。別急啊，他就快端出來了。
- b. *我昨日爭口（[fa⁻³³]）哩就拿得來來來哩。|*渠（就）掇得來出來來哩。

第四，可能補語結構中，「來」只能與結構簡單的「V（不）得來哩」共現，且可用於動詞（限於肯定式）或「來哩」前，這是因為即行體助詞「來哩」多和「V（不）得」共現，而很少與「V得CO」同現。例如：

- (16) a. 禾熟來哩哦，來割得來哩。稻子快成熟了，很快就能收割了。|病整好來哩，來行得來哩。病快治好了，馬上就能走了。||*老哩哦，來吃不得來哩。老了，快吃不了東西了。
- b. 禾熟來哩哦，割得來來哩。|病整好來哩，行得來來哩。||老哩哦，吃不得來來哩。老了，快吃不了東西了。

綜上，吉水方言中，「來」強制與即行體助詞「來哩」共現以強調情狀發生或實現的即時性，「來」無法自主表達該功能。總體看來，該功能的「來」可位於謂語VP前或句末助詞「來哩」前。不過，「來」在這兩種位置上的使用條件不同，即，句末助詞「來哩」前「來」的謂詞類型和句法結構限制較少，而謂語VP前使用「來」，則通常要求謂語VP是句法結構的語義核心，包括結構簡單的謂語、組合式結果補語和部分程度補語。

3. 漢語方言中的即行體強化形式「來」

「來」強調即時性這種現象，不但見於吉水周邊的贛方言，也分佈於一些客家方言。此外，一些粵方言也使用「就來」與句末助詞「喇」表達即行體範疇。

3.1 吉水周邊贛方言中的「來」

據我們考察，周邊方言與吉水方言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兩類。⁵第一類是「來」增強情狀變化的即時性，強制與即行體助詞同現，如永豐、樟樹方言；第二類是「來」增強情狀變化的即時性且兼具即行體功能，此時，句末不強制（且多不）出現即行體助詞，如永新方言。

突顯即時性的「來」又可分為三個次類，其一是與吉水相同的「謂語和助詞前」型，這類方言的「來」可用於謂語和句末即行體

5. 江西崇仁（城關）方言的「（會）來」似乎跨越兩類，其「會來」（語素「會」必須出現）置於謂語結構前，其句末不強制出現完成體助詞「□[tiē⁰]」，如「會來天晴快天晴了。|渠會來哭他快哭了。」，此外，語素「來」可位於完成體助詞「□[tiē⁰]」前，且主要謂語前可同時使用「會來」，但其出現的環境極其有限，如「（會來）落雨來□[tiē⁰]快下雨了。|*天晴（/吃飽）來□[tiē⁰]快天晴（/吃飽）了。」。

助詞（「來哩、去（哩）」⁶）等）前，如吉水北邊的上高（南港）、東邊的廣昌（尖峰⁷）和與吉水毗鄰的永豐（恩江、藤田）、峽江（羅田）方言；其二是「謂語前」型，此類方言只能將「來」置於謂語結構前，不能緊貼即行體助詞，如青原區、新幹（大洋洲）、樟樹（觀上）、新餘等方言；其三是「助詞前」型，這類方言的「來」只能用於句末即行體助詞前，如上高徐家渡、野市方言。整體看來，語用標記「來」受到一定的句法語義限制，而且，「來」在方言裡具有較大的變異性，甚至鄰近方言都不盡相同。下面分別舉例說明。

先看第一小類。和吉水方言基本相似，「來」在廣昌（尖峰）、永豐（恩江、藤田）和峽江（羅田）方言也可位於謂語和即行體助詞前，增強情狀變化的即時性。其中，廣昌尖峰方言的「來[loi²⁴]」位於句末助詞「去[hei⁰]」前時，可合音為「[lei⁰]」。例如：

(17) 廣昌尖峰方言

- a. 來落雨去快下雨了。|我（要）來感冒（/死）去我快感冒（/死）了。|渠來食飽去我快吃飽了；
- b. （來）落雨來去。|我（來）感冒（/死）來去。|渠（來）食飽來去。

(18) 永豐和峽江方言

- a. 來落雨來哩。|我來冷壞來哩我快感冒了。|渠來吃飽來哩；
- b. （來）落雨來來哩。|我（來）冷壞來來哩。|渠（來）吃飽來來哩。

與吉水方言略有不同，上高南港方言中，強調即時性的「來」可構成「來VP去（[tɕie⁰]）」和「（會）VP來去（[tɕie⁰]）」結構，但較少同時出現在VP和句末助詞前。而且，相對而言，前者的使用頻率更高，且句法搭配更廣，而後者的謂詞則有一定的選擇傾向（如(19b)）。例如：

6. 需指出的是，江西中部方言裡的「來哩、去哩」等雙音節即行體、完成體助詞，不是語用標記「來」與完成體「哩」語法化的結果，而是相應述補結構或同義助詞疊用的結果（參看李桂蘭、吳福祥2022；李桂蘭2023）。

7.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將廣昌方言劃歸為贛語撫廣片(B3-9)，但標出廣昌南部有客家話。不過，客家話分佈圖(B2-17)未做相應的標注，文字說明部分也未做相關說明。儘管廣昌（尖峰）有「部分濁上（全濁上和次濁上）歸陰平」現象（如「買、冷、坐」），並使用「食」等客家話常用詞，但據張雙慶、萬波(1996)等，古濁上字今讀如陰平字很可能是南城贛語等自身演變的結果。而且，廣昌方言客家話特徵詞數量遠少於贛語的（黃小平2016a），也未達到客家話判定比重。本文從之。

- (19) a. 來落雨（/歸來/放假）去快下雨（/回家/放假）了。 | 來去上高去快去上高了；
 b. 落得雨來去快下雨了。 | 飯會煮熟來去飯快煮熟了。 || *放假（/落雨）來去。

現在看第二小類。吉安青原區、新乾等諸多方言，「來」一般只能位於謂語結構前，較少用在句末助詞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方言中，與「來」共現的助詞，不限於即行體助詞「去」「來哩」等，一些助詞兼具完成體功能（如富田的「去嘢」），⁸如(21)，有些助詞無法獨自表達即行體（如新餘、樟樹的「哩」），見(22)、(23)第3例。例如：

- (20) 新幹方言：我（要）來跌倒來哩我快摔倒了。 | 你（要）來感冒來哩你快感冒了。
 (21) 青原區富田方言：（會）來落雨來嘢（/去嘢/嘢）快下雨了。 | 我（會）來死來嘢（/去嘢/嘢）我快死了。
 (22) 新餘方言：來冷來哩天快冷了。（私下交流） | 來落雨去（[ke⁰]），拿哩傘破快下雨了，帶傘了嗎？（張麗平2011：37） || 天來天光哩天快亮了。（張麗平2011：54）
 (23) 樟樹方言：（會）來落雨來哩快下雨了。 | 累得（會）來死來哩他快累死了。
 || （會）來落雨哩快下雨了。

與上述兩類方言均不同的是，上高徐家渡、野市方言中，強調即時性的「來」只能位於句末即行體助詞「去[tɕie⁰]」前。而且，整體看來，它們對謂語的語義或結構要求更為嚴格。如徐家渡方言「來」前的謂語一般不能是光杆謂詞或名詞（如(24b)），而多為述賓和述補結構，且通常具有[+達成]語義特徵，見(24a)。而野市方言中「會VP來去」的使用頻率不高（如(25)）。例如：

- (24) 上高徐家渡方言
 a. 渠會哭死來去他快哭死了。 | 我會到上高來去我快到上高了。 | 飯會煮熟來去飯快煮熟了。 | 渠會幹死（/吃飽）來去我快渴死（/吃飽）了。 | 我會冷涼來去我快感冒了。 | 落得雨來去要下雨了。
 b. 渠會（哭/）死（*來）去。 | 我會到（*來）去。 | 飯快熟（*來）去。 || 我會三十歲（*來）去。

8. 例如「（希望媽媽不再嘮叨，女兒說）我曉得來車站去得我知道來車站了。 | （以往不讓女兒吃薯條）渠要我吃去得她讓我吃了。」

- (25) 上高野市方言：會磕著來去_{快睡著了}。|會落雨來去_{快下雨了}。|？我會吃飽來去_{快吃飽了}。

綜上，「來」在以上三類方言中，均強調情狀發生的即時性，只是它所能出現的句法位置不同。相對而言，更多方言的「來」可出現在謂語結構前。下面觀察兼具即行體功能的「來」。

與上述方言不同，永新、高安等方言的「來」不強制且經常不與句末即行體助詞共現。

其中，永新常用「來VP」表示情狀即將達成，一些方言點一般不與即行體助詞「個[uo⁰]」⁹（如「落雨個（[uo⁰]）_{快下雨了}。|格肉臭物個（[uo⁰]）_{肉快臭了}。」（龍安隆2013：184））或「來哩」（如在中方言的「落雨來哩_{快下雨了}。|尿來哩（小孩）_{快撒尿了}。|我三十歲來哩_{我快三十歲了}。」）共現（如(26)），可以但很少與「哩」共現。「來」後的謂語多具有[+達成]語義特徵，一般不能是體詞謂語（如(27)），例如：

- (26) 永新中南部方言：固只雞來沕嘞（*個）_{這隻雞快被淹死了}。（龍安隆2013：184）|去年賺到固個兩個錢來用物（*個）_{去年賺到的那點兒錢快用完了}。（龍安隆2013：194）|三發養格（/固只）雞來死（*個）_{三發養的雞快死了}。（龍安隆2013：198）

- (27) 永新在中方言：（就要）來落雨（哩/個）。|來洗口（[vei⁰]）_{快洗完了}。|來死（/跌倒/感冒）_{快死（/摔跤/感冒）了}。||*來三十歲。

高安石腦、華林山方言¹⁰則分別使用「會來VP」表達某情狀隨即發生，其中，石腦方言句末通常不出現即行體助詞，華林山方言則可以與完成體助詞「來得」¹¹共現，例如：

- (28) 高安石腦方言：會來天光（/落雨）_{快天亮（/下雨）了}。|渠會來生崽（他快生小孩了）。|我會來一百斤_{我快一百斤了}。|渠裡崽會來三歲_{他兒子快三歲了}。

9. 原文使用「個[uo]」表達，「個」可能是本字，因為「個[uo]」有轉指功能（龍安隆2013：190），如「綠個比紅個好看」。不過，儘管二者語音形式相同，王培光、張惠英(2007)等也主張「個」等形式具有完成體功能，但論證不充分。結構助詞「個」何以發展出即行體功能，需要更深入地論證。為謹慎起見，本文暫將「個」標為同音字。

10. 不過，高安灰埠方言（諶劍波，私下交流）一般不使用「來」或「會來」等形式強調即時性。

11. 例如「我來北京十年來得，曉得去好多地方來得」_{我來北京十年了，會去很多地方了}。|渠買得好多書來得_{他買了很多書了}。|渠三歲來得_{他三歲了}。」。

- (29) 高安華林山方言：會來落雨（來得）_{快下雨了}。|會來天光（來得）_{快天亮了}。|渠會來哭（來得）_{他快哭了}。|渠氣得會來死_{他快氣死了}。|渠會來三歲（來得）_{他快三歲了}。

綜上，吉水周邊的贛方言廣泛存在「來」強調情狀即將發生的現象，而且「來」可位於謂詞和句末助詞前。不過，整體看來，「來」多出現在謂詞前。下文觀察贛方言之外的「來」。

3.2 客家話中的「來」

一些客家話中，「來」也具有加強即時性的功能，且「來」一般和句末體助詞（如「去、呢」）共現。整體看來，「來」多位於謂語結構前，此時，其謂語結構通常比較簡單（如(31)）。只在一些方言裡可以構成「VP來+即行體助詞」結構（如(34)）。此外，「來」前可出現「就、會」等。例如：

- (30) 福建寧化客家話（張桃2004：120；私下交流）：天（就）來晴開來（/落雨）去_{天快晴（/下雨）了}。|快滴，（就）來（*一下一起）下班去_{馬上要下班了}。||*天落雨來去。
- (31) 江西寧都客家話（黃小平2016b；私下交流）：（天）（就/會）來落雨去_{快下雨了}。|牆（就/會）來倒去_{牆快倒了}。|開水（就/會）來開去_{開水快開了}。|橋修正呢，來行得過去去_{橋修好了，快能走過去了}。||*落雨來去。
- (32) 江西石城龍崗客家話（曾毅平1998）：會來放假呢_{快放假了}。（曾毅平1998：62）|飯會來好呢，你等住下添_{飯快好了，你再等等}。（曾毅平1998：124）|緊前緊前坐，就來坐到戲臺腳下呢_{老往前坐，就快坐到舞臺腳下了}。（曾毅平1998：23）|打動鑼鼓，戲就來開始呢_{鑼鼓打了起來，戲就要開始了}。（曾毅平1998：50）
- (33) 江西石城高田客家話：（就）來天光呢_{就要天亮了}。|來過年呢_{快要過年了}。|賊牯打呢來死呢_{賊快被打死了}。|花來紅呢_{花快紅了}。||*天光來呢。
- (34) 江西石城琴江客家話：來落雨呢_{就快下雨了}。|（就）來三點鐘呢_{就快三點了}。||落雨來呢_{就快下雨了}。|來落雨來呢_{就快下雨了}。

3.3 粵方言中的「就來」

一些粵方言使用「就來」和句末助詞「喇」等表示情狀隨即發生變化。一定程度上，「就來」和客、贛方言裡的「（就/會）來」功能類

似，不過，「就來」似已成詞，且以往研究（如林亦、覃鳳餘2008：297）通常將「就來」視為時間副詞。例如：

- (35) 廣西南寧粵方言（林亦、覃鳳餘2008：297-298）：佢就來結婚啊他就快結婚了。|就來五點啊，佢哋都盟來就快五點了，他們都沒來。|間店就來關門啊，你踩架車去有多（/加）快啲啊那家店快關門了，你騎自行車去不是更快些嗎？
- (36) 廣東廣州粵方言（李榮2002：4494）：只船就來開身嘞這條船馬上就開了。|佢就來結婚嘅嘞他快結婚了。
- (37) 廣東東莞粵方言（李榮2002：4496）：就來夠鐘啦快到點了。|大姐就來畢業喇大姐快畢業了。
- (38) 香港粵方言（吳開斌1997：317）：個女就來嫁啦女兒快嫁人了。|就來天光咯快天亮了。

總之，漢語方言中，廣泛存在「來」和含「來」的詞（組）強調即時性這種現象。而且跨方言看來，「來」通常和即行體助詞共現，且更傾向於出現在結構簡單的謂語前或核心謂詞前，總結如下表：

表 1. 漢語方言中「來」功能類型和句法分佈

方言及功能類型		句法分佈	謂語前	句末助詞前	語料來源
即行體功能型	江西永新 <small>贛</small>		+		龍安隆(2013:184)；筆者調查
	江西永新在中 <small>贛</small>		+		筆者調查
	江西高安石腦 <small>贛</small>		+		筆者調查
	江西高安華林山 <small>贛</small>		+		筆者調查

表 1. (續上表)

方言及功能類型 \ 句法分佈		謂語前	句末助詞前	語料來源
突顯即時性功能型	江西青原區 _贛	+		筆者調查
	江西新幹 _贛	+		筆者調查
	江西樟樹 _贛	+		筆者調查
	江西新餘 _贛	+		張麗平(2011:37)；筆者調查
	江西石城龍崗 _客	+		曾毅平(1998:62)；筆者調查
	江西石城高田 _客	+		筆者調查
	江西寧都田頭 _客	+		筆者調查
	福建寧化 _客	+		張桃(2004:120)；筆者調查
	江西上高徐家渡 _贛		+	筆者調查
	江西上高野市 _贛		+	筆者調查
	江西崇仁 _贛	+	±	筆者調查
	江西上高南港 _贛	+	+	筆者調查
	江西吉水 _贛	+	+	筆者調查
	江西峽江羅田 _贛	+	+	筆者調查
	江西永豐 _贛	+	+	筆者調查
	江西廣昌尖峰 _贛	+	+	筆者調查
	江西石城琴江 _客	+	+	筆者調查

4. 相關討論

上文發現，「來」在吉水和其他方言中具有強調即時性的功能，常與即行體助詞共現，且傾向於位於謂語前。不過，跟「來」共現的句末助詞，在一些方言中或無法自主表達即行體功能，或不強制出現甚至通常不出現。那麼，謂語結構前和句末助詞前「來」的性質是否相同？它們是如何形成的？為何「來」可以和完成體助詞共現，甚至自主表達即行體範疇？下面分別討論。

4.1 跨方言看「來」的性質問題

從吉水和廣昌等方言中具有兩種句法分佈的「來」的語義和功能可以發現，謂語結構和句末即行體助詞前「來」的性質並無不同。而且，從句法結構和韻律特點看，兩種位置上的「來」均關聯句末助詞。其中，句末助詞前的「來」與其後助詞而非其前謂語結構構成一個韻律單位，謂語結構前的「來」則在「VP+句末（即行體）助詞」結構之外，換言之，「來」後的成分（含句末助詞）是一個韻律組塊，如吉水方言「/來/落雨來哩。」。不過，應該認識到，這兩種句法位置上的「來」有細微區別，如「來」用於謂語結構前時，其句法結構通常比較簡單，如吉水、寧化等方言，而「來」位於句末助詞前時，其謂語結構則可以甚至強制比較複雜，分別如吉水、上高（徐家渡）方言。此外，句末助詞前的「來」通常不能出現「就、會」等詞。那麼，該如何理解「來」尤其是句末助詞前「來」的性質呢？

若依據其功能和語義特點，理應將「來」處理為性質相同的語法或語用成分。不過，將「來」處理為相同語法成分似乎不可行。謂語結構前的「來」尚可分析為時間副詞或助動詞，句末助詞前的「來」則不然，因為副詞或助動詞通常不接時體標記。但謂詞前的「來」像副詞或助動詞一樣做狀語，而且它們和語義相近的副詞「就」或情態動詞「會、來」等共現，甚至有成詞傾向，如廣東茂名方言中的「就來VP喇」不能說成「來VP喇」（邵蘭珠，私下交流）。同時，「來」也不宜同時分析為體助詞，因為漢語（方言）中，體助詞通常位於動詞後，而且「來」在大多數方言中無法自主表達即行體概念。因此，將「來」分析為強調即時性的語用成分更為妥帖，句末助詞前的「來」可視為語用移位的結果。

當然，將「來」處理為兩個功能相同，但語法性質不同的語法成分，理論上似乎也行得通，如將謂語前的「來」視為副詞或助動詞，句末助詞前的「來」則處理為其他成分。不過，因為難以將句末助詞前的「來」處理為某種業已虛化的語法成分，這種處理方式代價較大，會增加語法系統的複雜性。儘管可以把部分方言的「『來』+句末助詞」視為含語素「來」的雙（/多）音節即行體助詞，如廣昌方言句末即行體助詞「去」前出現「來」時，存在語音融合現象。不過，含有語素（/詞）「來」的即行體結構，即時性更為凸顯，這意味著「『來』+即行體助詞」和純粹的即行體助詞確有區別。而且，此做法還需要解釋為何更少方言使用「『來』+句末助詞」形式，且為何上高諸多方言「（會）VP來去」的使用頻率明顯低於「VP去」。因此，我們認為將「來」統一處理為語用標記更好。

此外，自主表達即行體範疇的「來」（如永新、高安方言）、與完成體助詞同現的「來」（如永新、高安、新余、吉安青原區方言）和強制搭配即行體助詞的「來」是否性質相同？從形式上看，高安石腦、市區（瑞州）和永新一些方言常使用「來VP」表達即行體，一般不與即行體助詞（如永新的「個」）共現（私下交流；龍安隆2013：184），如「固只雞來沕嘞（*個）_{這隻雞快被淹死了。}」。不過，據我們調查，永新方言的「來」字句並非完全排斥助詞「個」，例如：「就要來落兩個_{馬上就下雨了。}（在中方言）|來跌倒個_{快摔跤了。}（曲白方言）」。而且，這些方言的「來」還可與有完成體功能的「哩」等共現，比如永新在中、懷忠、湴田、三灣等方言的「來過年哩_{快過年了。}」，再如高安華林山方言的「來」常與有完成體功能的「來得」共現，而常與即行體助詞（可兼具完成體功能）同現的吉安青原區方言的「來」，也可與完成體助詞「得」共現。不過，「哩、來得、得」等若不與「來」搭配，則無法表達即行體範疇。這意味著「來」在是否強制與句末即行體助詞共現上，構成「強調即時性——兼表即行體」連續統，且還發展出與完成體助詞一起表達即行體範疇的功能，它們之間有一定的演變關係（見4.2）。因此，可以將永新等方言的「來」和其他方言中謂語結構前強調即時性的「來」視為性質相當的成分。

4.2 「來」的來源和形成

鑒於強調即時性的「來」可位於謂語結構和句末助詞前，這兩個位置上「來」的句法表現不完全相同，我們擬分別討論其來源。

首先看謂語結構前的「來」。結合吉水等諸多方言中「來」的功能和句法表現，以及這些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動詞「來去即將去、要去」結構（參看李桂蘭2019），我們傾向於主張「來」源於具有意願性的連謂結構「來VP」結構的重新分析。這裡以吉水方言為例進行論證。

和普通話的「來VP」有細微區別，吉水方言「來VP」中的「來」不但有位移義和已然語法化且表示動作意願、目的的用法，分別如「（開車去縣城時約朋友見面）我來（吉水）當街我來（吉水）逛街。（位移動詞）|（分配任務）我來話，你來寫，渠來貼正我來說，你來寫，他來貼好。（表示意願、目的）」，還進一步語法化，其一是形成表示說話者有意願即刻（一起）去某地或做某事的動詞「來去」，其中，語素「來」的位移義完全消失，例如「我來去（吉水）買菜我隨即去（吉水）買菜。|渠（也）來去寫他也馬上就去寫。」，其二是形成強調即時性的「來」。不難看出，除「來去」通常不與句末即行體助詞共現外，這兩種功能有相似之處。首先，如動詞「來去」中「來」的位移義已完全銷蝕，其後甚至出現與「來」方向相反的「去」。第二，動詞「來去」表示的位移動作也具有即時性特點，甚至只能用於非過去時間。筆者（李桂蘭2019）結合早期客家方言和閩方言等材料，提出動詞「來去」是表示意願的連謂結構「來VP」語法化的結果。同理，強調即時性的「來」也經歷了類似的語法化過程。

理論上，「來」可能在以下兩種句法結構中經歷語法化，即「NP+來VP」和「NP+來VP+即行體助詞」結構，其中，前者尤其適用於永新等方言的「來」，若如此，吉水等方言中必現的句末助詞則是「來」形成後為強調情狀即將變化而與之共現的結果；如果是後者，永新等方言中「來」的形成則和句末助詞的省縮不無關係。考慮到大多數方言中的「來」通常與句末即行體助詞共現，且永新、高安等方言並非完全排斥句末體助詞，加之即行體助詞的存在有利於突顯即時性表達，我們傾向於認為「來」更可能經由「NP+來VP+『來哩』等」語法化而來。至於其具體語法化過程，由於方言中普遍存在結構和語義平行的「要（/會）VP+『來哩』等」結構和「要（/會）來VP+『來

哩』等」結構，位移動詞「來」在施事就在活動現場尤其是無需位移的語境中，被重新分析為表示意願性的成分是極為重要的一步，例如「（飯菜已準備好，媽媽喊開飯，女兒說）我來吃來哩。」，若女兒在房間忙，大喊著她馬上就過去吃飯，「來」只能分析為位移動詞；若女兒就在桌邊，看到美味的飯菜，想馬上吃飯，她會說「你儂還不來，我來吃來哩_說你們再不來，我馬上就吃了哦。」，此時句子的即時性由即行體助詞「來哩」表達，「來」後的謂詞為具有[+可控]語義特徵且結構比較簡單¹²的動詞，「來」為表示動作意願、目的的詞，其語法化程度較低。若因無需位移而無動詞分析可能性的「來」頻繁使用，其後謂詞可能擴展為符合主觀期待的述補結構或性質形容詞（短語），其主語也可能擴展為非第一人稱代詞，如「吃飽、舞正_{做好}、紅」等，如「（希望某人趕緊吃好並安慰另一人耐心等待）渠來吃飽來哩_{他快吃好了}。」。隨後，「來」後的主要謂語語義類型有所擴展，一方面，更多符合主觀意願的謂詞結構進入「來」字句。另一方面，在特定語境（如施事有意做偏離主觀期待的行為）中，「來」後的謂詞（結構）可以擴展為「死、跌倒_{摔跤}、累殺_{累死}」等，比如「（玩過家家時，凱凱想讓伊伊扶他走，提醒說）我來跌倒來哩（，你快扶到我啊）_{我馬上就摔倒了（，你快扶住我啊）}。」。這種「來VP」結構一旦頻繁使用，其主語可能隨之擴展為無生名詞，「來」的語法化程度會進一步加深，不再表示意願或動作目的，而是「來」字句整體被重新分析為表示即時性的結構。一方面，由於句末有含[+即時性]特徵的即行體助詞，一旦說話者有意強調情狀變化的即時性，「來」可能被分析為強調即時性的成分，此時可在「來」前使用「就」等形式進一步強調即時性。另一方面，隨著該結構的頻繁使用，情狀即將變化義和即時性可能被言談雙方視為整個結構甚至「來」所表達，句末即行體助詞的即時性特徵可能隨之逐漸磨損，甚至因此成為可選成分，如或脫落不出現，或替換為表達變化的完成體助詞「哩」等形式。上述演變過程總結如下表：¹³

12. 和普通話類似，吉水方言中表示意願（目的）的連謂結構「來VP」中VP結構較少受狀語修飾，狀語一般位於「來」前。這可能與連謂結構的特點有關：表述一個整體事件，結構和韻律上通常是一個整體。值得說明的是，連謂結構「來VP」中VP結構簡單的特點，直接影響了經歷語法化後強調即時性「來」的特點，即其後謂詞結構通常比較簡單。

13. 參照並調整了 Heine (1992; 1994)、Kuteva (1998)、Romaine (1999) 和 Heine & Miyashita (2008) 以及筆者（李桂蘭2021）的相關語法化過程。需要說明的是，為突顯演變進程，在刻畫每個階段的特點時，僅刻畫每個階段新出現事件類型和語境特徵。

表 2. 「來」的演變過程及特點

階段	事件結構類型	語境特徵
1初始階段	某人X即將來做Y	X為有生名詞，Y指動態情狀
2意願階段	某人X想要馬上做Y	Y為符合主觀期待的情狀，謂詞具有[+可控性]語義特徵
3意願擴展階段	某人X想要馬上達成Y	謂語結構為符合主觀期待的述補結構或性質形容詞等
4偏離性意願階段	某人X即將遭受Y	X的意願性弱、施為性低；Y為負面、消極性情狀；
5初步形成階段	X即將（遭受/）做Y	X擴展為無生名詞（但不必然是無生名詞），結構整體表達即時性
6形成階段	某人（/物）X即將變成Y	說話者有意強調情狀發生的即時性

至於句末助詞前的「來」何以形成，理論上，「來」有三種可能來源，一是源於謂語結構前強調即時性「來」的位移，二是來自「VP+動詞『來』+即行體助詞」結構的語法化和重新分析，三是趨向動詞「來」經由動相補語階段在特定語境中發展出即行體功能並與句末助詞疊用融合後重新分析的結果。鑒於「來」在更多方言裡位於謂語結構前，且謂語前強調即時性的「來」是語用標記，而語用標記的句法位置具有靈活性（非固定性）¹⁴，漢語（包括漢語方言）的常規焦點處於句末位置（Cinque 1993; 方經民1994; 方梅1995），加之第二、三種可能性極低（因為吉水等方言中，「來」很少位於VP後做實義動詞或補語，且漢語方言中暫未發現單音節助詞「來」¹⁵自主表達即行體，而多使用「去（哩/得）」和雙音節形式「來哩（/了）」等（參看李桂蘭2023）），我們傾向於主張句末助詞前的「來」是語用移位

14. 感謝兩名匿審專家分別惠示筆者語用標記句法位置具有不固定性，複雜謂語和句末助詞間是優選位置，以及就近強調或明確強調對象是位移動因。本文相關解釋直接受益於其建議和幫助。

15. 近代漢語中，「來」多表示情狀曾經發生變化，除非假設條件句或表示說話者態度的句子，「來」較少用於將來事件句（張穎2021等）。

的結果。這有助於解釋為何其謂語可以甚至強制具有複雜性，這是因為「來」強調即時性，句法上便偏向於緊貼謂語核心或即行體助詞。當謂語相對複雜時，由於句子的常規焦點一般居尾，「來」位於句末助詞前，便是比較合理且自然的選擇，有助於明確並突顯其強調即時性的作用。因此基於焦點位置和即行體助詞所具有的即時性的吸引，在有意突顯即時性時，說話者可能進行臨時移位的句法操作，這種導源於語用操作的語序變化在使用中可能但不必然規約化，這也是為何只有一些方言可以將「來」用在句末助詞前。加之「來」在大多數方言裡可位於謂語結構前（上高野市和徐家渡方言雖似例外，但上高南港方言等表明，上高方言中「來」可位於謂詞前以強調即時性。）且謂語前強調即時性的「來」並非完全排斥相對複雜的謂語（如上文吉水方言「來」可與少數組合式述補結構共現，如：□〔ka⁵¹〕把傘來用得爛嘍來哩這把傘快用壞了。（例(12c)）|渠個字來寫得稍好來哩他的字馬上就寫得很好了。（例(14b)），這意味著語用標記「來」有條件經由位移而置於句末助詞前。實際上，漢語方言確實廣泛存在功能詞因語用表達需要而位置靈活的現象，這裡僅以山西山陰方言中表示祈請語氣的「好」（溫振興2008：297-303）為例。山陰方言中，語氣詞「好」常和表祈使的「給（咱）、咱」共現，且可構成「好VP」或「VP好」結構，且可以分別用於肯、否定句中。例如「你給咱好去倒灰去你去倒灰吧。 | 你在家坐的，我咱好買菜去你先在家坐著，我去買菜。 || 我給做飯去好我做飯去。 | □〔niu³⁵〕（給咱）坐下好你們坐下。 || 你霎給咱好哭你別哭。 | 你霎咱耍火好你別玩火。 | 霎脫好你別脫。」。與之相對的是，山陰縣周邊的大同、朔州朔城、太谷、中陽、長治等方言的「好」只能在肯定句中位於動詞結構前，不能位於謂語後面，而且溫文（溫振興2008：302）考察歷史文獻後進一步指出，這種祈請語氣功能的「好」最初形成句中動詞前，之後才在個別方言中發展出在VP後表達相應功能的特點。

最後，「來」與具有即時性特徵的即行體助詞共現，尤其是即行體助詞句用兩個語用標記「來」強調其即時性（如吉水等方言的即行體助詞「來哩」句允許「來」分別同時位於核心謂語和句末即行體助詞前），這種現象表明，一方面，即行體助詞的即時性不凸顯甚至是隱含性的，而且其語義特徵在使用中有磨損的趨向，這是「來」得以出現並起強調作用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即使「來」進入即行體助詞句後，其即時性的凸顯性也可能不完全滿足說話人的表達需求，因

此，為突顯即時性以催促聽話人緊急採取某行為，說話人可能同時在核心謂語和句末助詞前使用語用標記「來」，從而構成諸如吉水方言「來VP來來哩」這種結構。換言之，重複使用「來」以突顯即時性導源於即行體助詞結構語義磨損¹⁶和滿足語用表達需求的雙重影響。

4.3 「來」與完成體助詞共現的相關問題

和吉水方言的「來」強制與即行體助詞「來哩」共現不完全相同，「來」在吉水周邊方言中還可與兼具完成體功能甚至只有完成體功能的助詞共現，那麼，「來」為何可與完成體助詞共現？這些助詞是否可分析為即行體助詞？該現象和普通話中的「了」有無共性？

這些問題似乎可以從兼具完成體和即行體功能的句末助詞，如青原區（富田）的「去嘍」、廣昌和寧都的「去」等，與強調即時性的「來」共現入手。一方面，這些方言和吉水方言類似，均可視為「來」與即行體助詞共現。另一方面，它們一定程度上也與搭配完成體助詞的方言相同，可藉以觀察「來」何以與僅有完成體功能的助詞同現。因為跨方言看，「來」的使用情況似乎存在以下斜坡：a.「來」與即行體助詞相配>b.「來」與兼具完成體和即行體功能的助詞共現(>c.「來」自主承擔即行體功能並強調即時性)>d.「來」搭配完成體助詞使用。而且，有些方言的「來」同時存在以上幾種搭配模式，如青原區方言的「來」可分別與即行體助詞「來嘍」、兼具完成體和即行體功能的「去嘍」以及完成體助詞「嘍」（其謂語結構簡單）共現，再如，新餘方言的「來」可與即行體助詞「去[kɛ⁰」或完成體助詞「得」（陳昌儀2005：51）、「哩」（張麗平2011：54）共現，而永新方言的「來」則可與即行體助詞「個」（頻率較低）、完成體助詞「哩」共現，或自主表達即行體並強調即時性。以上方言現象表明，「來」和完成體助詞共現甚至自主表達即行體範疇，是有跡可循的，其實質是「來」字句句末助詞的逐步擴展，其根本原因在於「來」字句整體表達情狀即將發生，且「來」本身具有表達即時性的語義特徵[+趨近性]並逐漸吸收結構義。而完成體助詞「哩、得」等之所以可以與「來」共現（並一起表達即行體範疇），大概是因為它們也可以表示情狀的變化，若這種動態變化的特徵凸顯，則可能與強調情狀變化即時性的「來」共現。

16. 本段關於語義磨損的討論，受惠於匿審專家的提醒。

至於「來」字句句末的「哩、得」等助詞可否分析為即行體助詞，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這些形式無法自主表達情狀即將發生或實現，該語義是由「來」字結構整體所傳達的，若脫離「來VP」結構，「哩、得」等只有完成體功能。

那麼，「來」與完成體助詞一起表達即行體並強調即時性，是否與普通話中的「VP了」結構有共性？據陳前瑞(2005)和陳前瑞、王繼紅(2012)，完成體助詞「了」在「報（告）、告別、應答」等特定語境中發展出即行體功能，¹⁷大多數語境的謂詞限於位移動詞。從形式上看，普通話中的「了」在相關語境中不強制與副詞「快、就」或情態動詞「要」等共現，陳文甚至強調不含副詞「快」等的「了」才是即行體助詞；從功能及其來源看，除語境作用外，「了」具有即行體功能，而且該功能源於其完成體功能（陳前瑞、王繼紅2012）。這意味著，普通話中的「了」與方言中「來」字句無法自主表達即行體的「哩、得」等有區別，也即，普通話中兼具完成體功能的即行體助詞「了」，不同於方言中與語用標記「來」共現，但只有完成體功能的「哩、得」等助詞。不過，完成體助詞在特定語境中表達即行體概念（指普通話「了」），或兼具即行體功能（如方言中的「去」等），或在特定句法結構（指方言中的「來VP」）中協助表達相應範疇，是一個頗具漢語特點的現象。

4.4 強調即時性「來」的類型學意義

跨語言（方言）看，世界語言包括漢語方言廣泛存在意願表達形式發展出即行體功能的現象，也不乏位移動詞發展出即行體功能的例子。

非洲、歐洲和大洋洲等諸多語言中想要義動詞(Heine 1992, 1994；Kuteva 1998；Romaine 1999)或目的小句（Kuteva 1998；Birsell 2017）等可表達即行體範疇。據我們初步觀察，土家語（魯美豔2019等）等境內民族語言和漢語方言中的意願動詞（「想、待、準備」等）也有即行體功能（李桂蘭、吳福祥2023）。此外，包括拉祜語和奇恩克拉語(Tchien Krahn)等的趨向動詞「來」(Heine & Kuteva 2002: 78)和英語中的「去」等也可表達情狀即將發生或實現。下面結合一些語言（方言）的「想」和「來」做進一步討論，如：

17. Bybee et al. (1991:33;1994:343等)和陳先生（陳前瑞2005；陳前瑞、王繼紅2012；陳前瑞、邱德君2021等）用「最近將來時」稱說相應概念，其概念內涵與即行體一致。

- (39) a. anh我 conh想 chut死。(我快死了。) (越南Chrau語, Heine 1994)
b. mixast想:第三人稱單數.未完整體 bemired死:第三人稱單數.虛擬語氣.現在時.(他快死了。) (波斯語, Kuteva 1998)
c. 天氣是**想**下雨了 這天快下雨了。(山西忻州方言) ||飯**想**熟喇 飯快熟了。(南寧平話)
- (40) a. my⁵³ ze³¹ 雨^{la³¹} 來^{la³¹⁻³³} 來^{o³¹} 完成體助詞。(就快下雨了。) | my⁵³ 天 thi⁵³ 亮^{la³¹⁻³³} 來^{o³¹} 完成體助詞。(天快亮了。) (雲南拉祜語, 張雨江2007)
b. lje²² 要 ta³¹ 下 nən²² 雨 lən⁴⁴ 來 za⁴⁴ 完成體助詞。(快下雨了。) | a⁴⁴ 個^{le⁵³} te⁵³ te⁵³ 小孩 nən⁴⁴ 這 lje²² 要 ɲa⁵³ 哭 lən⁴⁴ 來 za⁴⁴ 完成體助詞。(這個小孩快哭了。) (湖南矮寨苗語, 余金枝2010: 72, 73)
c. pidε車前草 gi來 kw破壞。(車前草快毀了。) (非洲利比里亞Tchien Krahn語, Heine & Kuteva 2002: 78)

以上例句, (39)組分別用意願動詞「想」表達即行體, 其中, 漢語方言中的「想」可和完成體助詞共現, 略別於其他語言。(40)組則用「來」表示, 其中, 拉祜語來義動詞「la³¹」的弱化形式「la³³」後通常出現完成體助詞「o³¹」(張雨江2007等), 而Tchien Krahn語的來義動詞「gi」可自主承擔即行體功能。

上述例句表明, 一方面, 具有意願義(intention)的形式發展出即行體功能, 是跨語言(/方言)普遍可見的。趨向動詞「來」等表達即行體範疇, 也不是漢語方言獨有的現象。另一方面, 世界語言中, 源於意願結構或位移動詞「來」的即行體, 與江西吉水等方言中強調即時性的「來」有區別, 前者是意願動詞(/語素)和位移動詞等形式直接表達即行體範疇, 而吉水等方言(永新方言除外)裡的「來」與即行體相關, 即強調即時性, 但不具有即行體功能。此外, 中國境內的拉祜語和苗語等民族語言, 表達即行體範疇的「來」後通常會出現完成體助詞, 其形式與湘西西南官話中的即行體助詞「來了」(瞿建慧2011)相同, 一定程度上也與吉水方言等的句末即行體助詞「來哩、去哩」等類似, 區別於強調即時性且在部分方言中可與完成體助詞共現的「來」。¹⁸

18. 將民族語言中「來」和完成體助詞視為整體表達即行體範疇, 還是如學界以往的做法, 將「來」視為即行體助詞和完成體助詞共現, 以及相關的理論問題, 還需要深入討論(可參看李桂蘭、吳福祥2022)。

5. 結語

本文首次正面報導了江西吉水等漢語方言中即行體的強化現象。文章從吉水方言中強調即時性的「來」的功能和句法表現入手，結合周邊方言中「來」的功能和類型，討論了這種功能的「來」的性質、來源等問題。發現強調即時性的「來」在吉水方言中強制與即行體助詞共現，可位於謂語前和句末助詞前，但在周邊方言中，「來」有一定的功能變異和擴展，甚至可以與完成體助詞共現或自主表達即行體概念。文章主張兩種句法位置的「來」性質相同，是源於意願結構「來VP」的語用標記，且相關方言中「來」處於強調即時性和兼具即行體功能的連續統中，別於世界語言中意願（/目的）結構發展出即行體功能。

此外，文章發現，與普通話特定語境中具有即行體功能的「了」不同，吉水周邊方言中與強調即時性的「來」共現的完成體助詞不能視為即行體助詞，但這種與「來」同現並表達即行體概念的現象，在中國境內民族語言中具有比較廣泛的分佈，值得進一步討論。

Funding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江西中南部方言語法詞的語義演變研究」（項目號：23CYY023）階段性成果。

Acknowledgements

本文初稿得到吳福祥先生的指導，《語言暨語言學》匿審專家和編輯部專家提出諸多建設性修改意見，謹呈致謝！

References

- Birsel, Karakoç. 2017. Prospectives, proximatives and avertives in Noghay. In Korn, Agnes & Nevskaya, Irina (eds.), *Prospective and proximative in Turkic, Iranian and beyond*, 57–77.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 Bybee, Joan L. & Pagliuca, William & Perkins, Revere D. 1991. Back to the future, In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Heine, Bernd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2, 17–5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ybee, Joan & Perkins, Revere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Changyi (陳昌儀) (ed.). 2005. *Jiangxisheng fangyanzhi* 江西省方言志. Beijing: China Local Records Publishing.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sentence-final *le* to express the future 句尾「了」將來時間用法的發展.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05(1). 66–73.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 Wang, Jihong (王繼紅). 2012. From perfective aspect to immediate future: The normal and rare pathway to aspectual future 從完成體到最近將來時：類型學的罕見現象與漢語的常見現象.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2012(2). 158–174.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 Qiu, Dejun (邱德君). 2021. The areal diversity of future tense encoding in Chinese dialects 漢語方言將來時表達的區域性探析.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21(5). 515–528.
- Cinque, Guglielmo. 1993.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 24(2). 239–297.
- Fang, Jingmin (方經民). 1994. Youguan Hanyu juzi xinxi jiegou fenxi de yixie wenti 有關漢語句子信息結構分析的一些問題.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1994(2). 39–44.
- Fang, Mei (方梅). 1995. Hanyu duibi jiaodian de jufa biaoqian shouduan 漢語對比焦點的句法表現手段.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5(4). 279–288.
- doi Heine, Bernd. 1992.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 *Studies in Language* 16(2). 335–368.
- doi Heine, Bernd. 1994. On the genesis of aspect in African languages: The proximative. In Moore, Kevin E. & Peterson, David A. & Wentum, Comfort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February 18–21, 1994: Special session on historical issu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35–46.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doi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i Heine, Bernd & Miyashita, Hiroyuki. 2008. Accounting for a functional category: German *drohe* ‘to threaten’. *Language Sciences* 2008(30). 53–101.
- Huang, Xiaoping (黃小平). 2016a.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Hakka and Gan-dialects adjacent areas: Taking Ningdu, Guangchang as an example 客贛方言毗鄰地帶的化界問題——以寧都、廣昌為例. *Jiaying Xueyuan Xuebao* 嘉應學院學報 2016(7). 20–23.
- Huang, Xiaoping (黃小平). 2016b. The character *lai* in Ningdu dialect 寧都方言的「來」. *Longyan Xueyuan Xuebao* 龍岩學院學報 34(6). 11–14.
- doi Kuteva, Tania. 1998. On identifying an evasive gram: Action narrowly averted. *Studies in Language* 22(1). 113–160.
- Li, Guilan (李桂蘭). 2019. Disyllabic volitional verb *laiqu* (come-go) in Jishui dialect of Jiangxi. (Manuscript.)

- Li, Guilan (李桂蘭). 2023. Perfect-proximative particles with morpheme *lai* (來) or *qu* (去) and their semantic changes in Sinitic languages 漢語方言完成體和即行體助詞「來(X)」 「去(X)」及語義演變.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2023(3). 80–101.
- Li, Guilan (李桂蘭)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22. Revisiting the proximative particle *lai* x and *qu* (x) 再談漢語方言即行體助詞「來X、去(X)」. *Hanyu Yuyanxue* 漢語語言學 3. 139–160.
- Li, Guilan (李桂蘭)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23. From desiderative verbs to proximative: A reoccurring pathway in Chinese dialects 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漢語方言中反復可見的語法化路徑. *Fangyan* 方言 2023(3). 257–267.
- Li, Rong (李榮) (ed.). 2002. *Xiandai hanyu fangyan dacidian*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al Press.
- Lin, Yi (林亦) & Qin, Fengyu (覃鳳餘). 2008. *Guangxi Nanning fangyan baihua yanjiu* 廣西南寧白話研究.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Long, Anlong (龍安隆). 2013. *Yongxin fangyan yanjiu* 永新方言研究.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u, Meiyan (魯美豔). 2019. The aspect particles in Tujia language 土家語的體助詞. *Guizhou Minzu Yanjiu* 貴州民族研究 2019(2). 199–203.
- Qu, Jianhui (瞿建慧). 2011. Xiangxi hanyu fangyan jiangxingti biaoji “lai” 湘西漢語方言將行體標記「來」. *Wenshi Bolan (Lilun)* 文史博覽(理論) 2011(2). 27–29.
- Romaine, Suzanne. 1999.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proximative in Tok Pisin. *Language* 75(2). 322–346.
- Wang, Peiguang (王培光) & Zhang, Huiying (張惠英). 2007. On *ge* and *de* denoting perfective and continuous 說「個、的」可以表示完成、持續.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2007(1). 28–37.
- Wen, Zhenxing (溫振興). 2008. Shanyin fangyan qishici “hao” de shiyong tedian jiqi lai yuan 山陰方言祈使詞「好」的使用特點及其來源. In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ed.), *Disanjie jinfangy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晉方言研究：第三屆晉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97–303. Taiyuan: Xiwang Press.
- Wu, Kaibin (吳開斌). 1997. *Xiangganghua cidian* 香港話詞典. Guangzhou: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 Yu, Jinzhi (余金枝). 2010. *Aizhai miaoyu cankao yufa* 矮寨苗語參考語法.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eng, Yiping (曾毅平). 1998. *Grammatical studies of Shicheng (Longgang) Hakka* 石城(龍崗)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hang, Cheng (張楨). 2021. The function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ai* in late Old Mandarin and its diachronic change 後期近代漢語事態助詞「來」的功能及演變.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21(6). 643–658.
- Zhang, Liping (張麗平). 2011. *A grammatical study of Xinyu dialect* 新餘方言語法研究.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Zhang, Shuangqing (張雙慶) & Wan, Bo (萬波). 1996. Ganyu Nancheng fangyan guquanzhuo shangshengzi jindu de kaocha 贛語南城方言古全濁上聲字今讀的考察.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6(5). 345–354.

- Zhang, Tao (張桃). 2004. *A grammatical study of Ninghua Hakka* 寧化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hang, Yujiang (張雨江). 2007.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Lahu language 拉祜話語法研究.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07(2). 32–40.
- Zhao, Changcai (趙長才). 2000. *Hanyu shubu jie gou de lishi yanjiu* 漢語述補結構的歷時研究. Beijing: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mminence emphasis marker *lai* 來 of Jishui dialect in Jiangxi and some relevant issu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function and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of *lai* in the Jishui dialect and also concerning two kinds of functional types in other neighboring dial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s, grammatical attribution, and semantic sources, plus some other issues on the pragmatic marker *lai* for imminence emphasis in the dialects. The marker *lai* in Jishui is restricted to co-occur with a proximative particle by being placed before the main predicate or just in front of the proximative particle, while it varies in function and syntactic behavior in other dialects. After a description of its function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dialect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arker *lai* derives from motion-cum-purpos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extension and reanalysis, resulting in the co-occurrence of marker *lai* with a perfect particle, and even functioning as proximative marker in some dialects. Moreover, it claims that the marker *lai* differs from *le* in mandarin and some proximative auxiliary words in the world with a similar semantic source, and deserves further exploration from a typologic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pragmatic marker *lai* 來, imminence, proximative aspect, desiderative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Guilan Li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5 Xu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3
 China
 1207682567@qq.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2 February 2022

Date accepted: 14 June 2022

Published online: 2 July 2024